

戰火浮生—— 納粹掠奪下的羅浮宮文物遷徙實錄

■ 王瑞婷

1939年夏末德軍佔領巴黎前夕，為躲避納粹掠奪，由時任法國國家博物館聯盟秘書長喬加主導了長達八年的文物遷徙行動。8月25日起接連三天，在官民密切合作下，由各式車輛組成的203臺車隊，將4000多件畫作、雕塑及文物運往羅亞爾河谷及鄰近省份的城堡、修道院、博物館等地存放。羅浮宮鎮館之寶〈蒙娜麗莎〉總共歷經十次大小不等的遷移，且逃且隱，蒙受動盪。浩劫過後，這些文物直到戰後1947年才陸續盡皆重回羅浮宮。歷時多年的遷徙行動涉及文物的流轉與保存、藝術與政治間的籌碼交換、歷史記憶保存等深刻命題。戰火下的文物浮生頌，至今仍悽愴動人。

撤離前奏

1938年，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第三帝國（Drittes Reich）欲主宰全歐，各地瀕臨一觸即發的準戰爭狀態。出於對戰火及掠劫的恐懼，法國國家博物館聯盟（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在喬加（Jacques Jaujard, 1895-1967）的領導下，開始籌措文物撤離行動，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眾多藏品是此波行動中的重中之重。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喬加參與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Museo Nacional del Prado）藏品運至瑞士的避難計畫，被譽為具極高智慧及外交手腕的藝術捍衛者。對比於歐洲各國面對希特勒野望或有的綏靖反應，喬加則警戒地密謀保護文物，隨時啟動應變措施。

1939年8月25日，德軍劍指波蘭，歐洲籠罩於山雨欲來的戰雲之中。喬加因而秘密地加速制定羅浮宮文物撤離計畫，為避免敵軍知悉及引發公眾恐慌，他立即對外宣告因工程維

修之故，羅浮宮休館三日。博物館員、藝術科系學生及數百名工作人員幾乎無分晝夜地進行前置作業：

所有在外度假的博物館館長及館員們皆被電報召回，幾小時內，羅浮宮成爲一座大型木工工場。在箱條與木屑間，負責文書註記的人員替每個木箱製作一式四份清單，每個物件僅有編號，未註明實際內容。¹

喬加制定了詳盡的撤離計畫，含括事前的文物清點、拆卸、包裝、分類、裝箱、紀錄與標示。在數十萬件的典藏文物中，他將〈蒙娜麗莎〉（La Joconde, Monna Lisa, 1513-1516）、〈米洛維納斯〉（Vénus de Milo, 150-125 BC）、〈薩莫特雷斯的勝利女神〉（Victoire de Samothrace, 200-175 BC）標示爲最高等級，其餘每件皆逐一編號，紀錄尺寸、材質及保存需求等詳盡訊息。打包時，利用木箱、軟墊及

基礎防潮材料保護，可拆解之大型雕塑則紀錄拆裝細節，分解成小型部件以利運輸。

三日後的8月28日，第一批打包好的文物開始運送至遠離城鎮、潛在戰區、鐵路樞紐的鄉間城堡，首站便是位在羅亞爾（Loire）河谷的文藝復興代表建築——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這個規模龐大、機密且緊湊的遷移行動，將包含268箱超過3,691件繪畫、雕塑、裝飾藝術品、家具等共1,862箱、四千餘件珍貴文物，由203輛車組成的車隊運出巴黎，送往數以百計的鄉間城堡中隱匿地存放。私人車輛、救護車、卡車、運鈔車、貨車、計程車及各式車輛皆被徵用，甚至還有來自法蘭西喜劇院（Comédie-Française）的佈景運輸車。運送珍貴藏品的過程中，需避開德軍的偵察機和潛在空襲。前往香波堡的車隊遭遇重重險阻。當夜，路上盡是出逃巴黎的民衆，戰時夜間宵禁，在無光照、混亂鄉間小路上前行。道路管制、燃料短缺加上鄉村道路顛簸，更增此趟任務的艱困及凶險。

爲了確保〈蒙娜麗莎〉不被攔截，車隊行進時未標明所載文物內容，木箱上僅有編號和簡單標示MN（國家博物館，Musée National）作爲記號，隨後，喬加與法國軍方和地方當局協調，確保運輸路線絕對保密及文物安妥，並告知接手人員，裝有此件鉅作的箱板上，以紅色字樣另外標注LPO（羅浮宮繪畫，Louvre Peinture）及三個紅點，除此之外，幾乎無法進一步識別箱內作品（圖1）。實際上，爲求短時間內建立撤離先後順序機制，最重要之珍品標示紅點，次重要藏品標示黃點，而一般藏品則標示綠點。據〈蒙娜麗莎〉現存唯一戰時運輸文件稱，1939年8月27日當天，它被裝入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木箱中，該箱於1938年訂製，由

雙層厚白楊木打造。

儘管喬加等人徵調了舞臺佈景道具車，用以載送巨幅油畫，並事先測量巴黎至香波堡的沿途橋樑寬度，以確保車輛能順利通行。但如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瑪莉梅迪奇皇后抵達馬賽〉（Le débarquement de la reine à Marseille, le 3 novembre 1600, 1622-1625）等大件畫作，仍舊於搬運過程中遭逢大小難題（圖2）。將近5公尺乘7公尺許的尺幅、描述傳奇海難事件的傑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名畫〈梅杜莎之筏〉（Le Radeau de la Méduse, 1818-1819），於9月1日啓程，運送過程一度卡在羅浮宮卡胡塞廣場（Place du Carrousel）門柱，後又於半途，纏上凡爾賽城的有軌電纜，造成全城停電。歷經兩週隱蔽於凡爾賽城堡內，終於再度出發前往香波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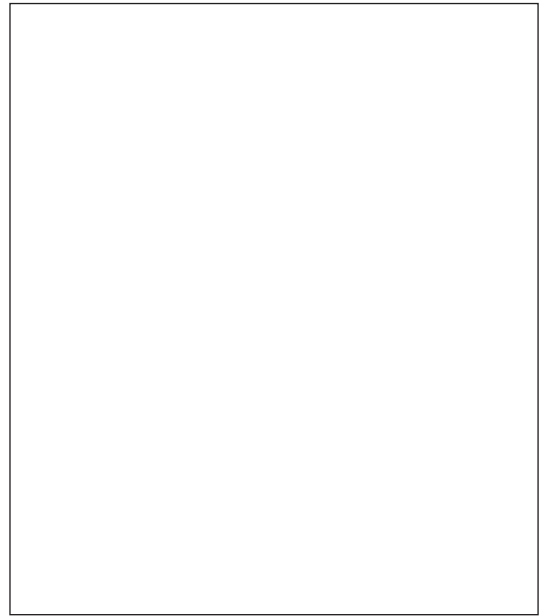


圖1 1945年6月〈蒙娜麗莎〉裝在標示為LPO之木箱中，箱側註記MN。一旁為柯洛畫作〈戴珍珠耳環的女人〉之空框。 Fonds Histoire du Louvre, photo n°2005-45。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Paris: Musée du Louvre/Le Passage, 2009, 87。（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 2 1939 年 9 月魯本斯巨幅畫作〈瑪莉梅迪奇皇后抵達馬賽〉，搬上簡易佈置的敞篷卡車，垂直運送。 Archives des Musées nationaux, R30, photo n°266。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66。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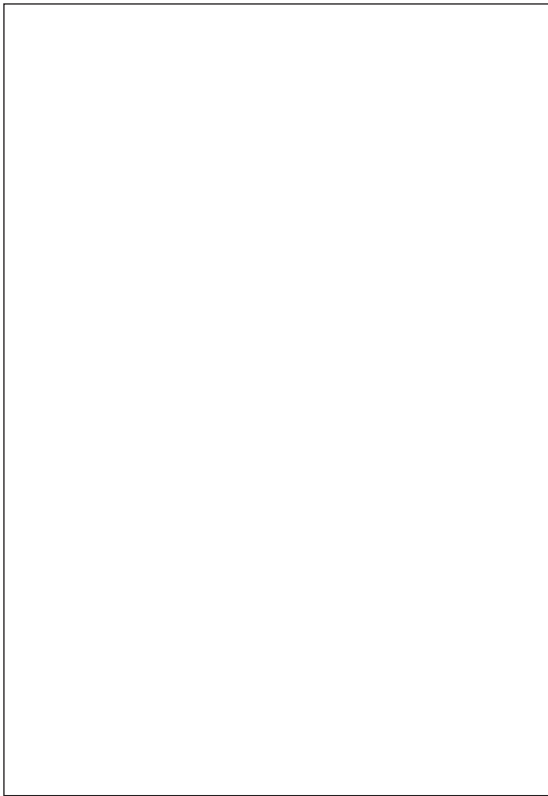


圖 3 1939 年 9 月〈薩莫瑟雷斯的勝利女神〉準備搬運
Fonds Aulanier, photo n°1391。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71。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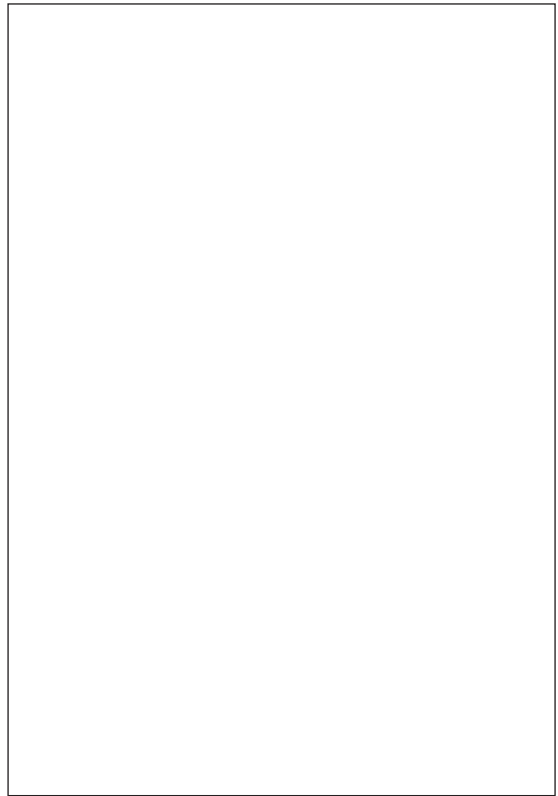


圖 4 1939 年 9 月被繩索網綁的〈米洛維納斯〉
Fonds Aulanier, photo n°4021。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82。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9月3日最後通牒一過，法、英正式對德宣戰。是夜，將近3公尺高、30噸重的希臘化時期雕塑〈薩莫瑟雷斯的勝利女神〉，在眾人小心翼翼地協力之下，以繩索網綁掛鉤，沿著鋪設於長階上的斜板運送而下（圖3）：

所有人皆屏息，一片沈寂中，隨著〈薩莫瑟雷斯的勝利女神〉緩慢降下，她的右翼些微顫動。文物部主任走下石階，輕聲嘆道：「我再也見不到她了。」²

這幀紀錄1939年9月撤離行動的珍貴照片（圖4），是由羅浮宮委託專業攝影師所攝，相片中雕像之腹部與膝蓋被繩索綁縛，空曠的背景除少數雕像外，僅剩零落的板架。我們仍可由缺失的手臂、臀部周邊披覆的希臘長衫（himation）、髮髻、頭飾、後頸的三股髮絡辨識出此為〈米洛維納斯〉（Vénus de Milo）。時空凝結，象徵最高之愛與美的維納斯在此時更顯脆弱、不自由。這尊希臘化時期的傑作由羅浮宮撤離後，裝在標示LR 220的木箱中運至瓦隆塞堡（Château de Valençay）（圖5）。自此無恙，靜謐地等候1945年回歸。

〈蒙娜麗莎〉的顛簸之旅

回溯1939年8月28日，〈蒙娜麗莎〉被置於擔架，以救護車運出巴黎，為防晃動損及畫作，擔架還配有彈性懸掛裝置。在第一批文物安全抵達香波堡後，為降低風險，其餘文物又再分路運送至其他鄉間城堡、博物館與修道院藏匿。1939年至1945年間，隨著戰事演變，轟炸、入侵或佔領區域一再變動，〈蒙娜麗莎〉一共轉移至法國鄉間的六處不同地點。

隨著納粹的閃電襲擊行動，1939年11月，〈蒙娜麗莎〉由香波堡運送至位於北端、十六世紀建造的盧維尼堡（Château de Louvig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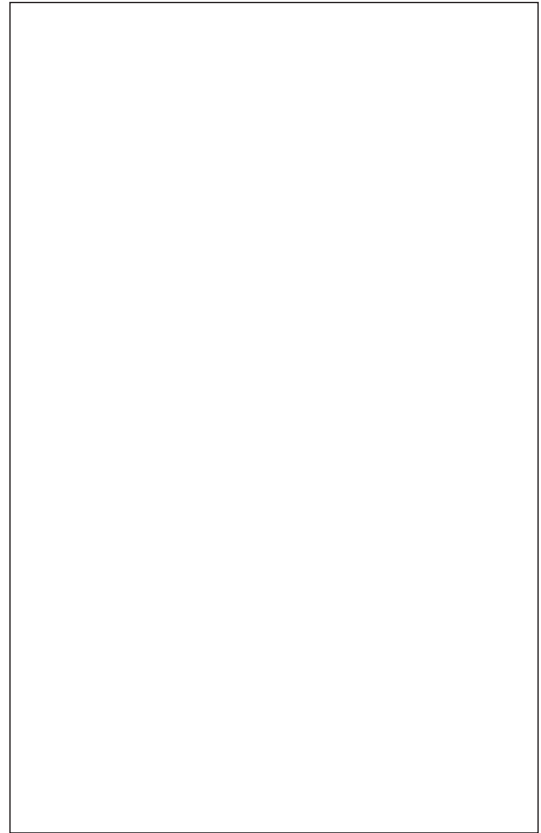


圖5 1939年10月裝在印有LR 220之木箱中，準備運往瓦隆塞堡的〈米洛維納斯〉。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s, Va mat 75a, dossier «musée du Louvre, extérieurs».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65.（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1940年6月，法國宣布投降，大批難民向南遷徙，癱瘓境內交通。裝有此畫作的木箱再次被置於救護車擔架上送往肖維尼（Chauvigny），這次是以一輛裝甲車運送，為保持溼度恆定，整台車密不透風，讓陪同運送人員險因吸入太多惰性氣體而窒息。為因應瞬息萬變的戰況，〈蒙娜麗莎〉再度轉換儲放地點，送至熙篤會洛克迪厄修道院（Abbaye de Loc-Dieu）。

這座修道院位於狹長山谷中的蒼鬱樹林，臨近有神蹟傳說的水澤之畔。它在1411年百年戰爭（Guerre de Cent Ans）期間遭祝融之



圖 6 1939 年 9 月至 10 月羅浮宮大畫廊戰時文物撤離空蕩一景。這曾是 1793 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羅浮宮首度對外開放的重要象徵性空間。法國國家圖書館藏。Source gallica. bnf.fr/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取自該館 Gallica 線上數位圖書館：<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309415.item>，檢索日期：2025 年 4 月 27 日。

禍，之後重建特意加固，以抵禦各式侵略及災禍。〈蒙娜麗莎〉及眾多藏品在此安然度夏，隨著凜冬將至，濕冷環境逐漸對畫作造成威脅，於是，1940 年 10 月又再南遷，抵達蒙多邦（Montauban）安格爾布赫戴爾博物館（Musée Ingres Bourdelle）。〈蒙娜麗莎〉被藏於蒙托邦前主教房內，幸運地逃過樑柱鬆脫及暴雨漏水等意外。然而，好景不常，1943 年眼看眾多鄰近城堡、別墅、博物館又逐漸成為轟炸目標，喬加下令將所有藏品轉移，來到了〈蒙娜麗莎〉流亡的最終站：巴夫（Bave）山谷中的文藝復興城堡——蒙塔爾堡（Château de Montal）。

撤離行動之後，偌大的羅浮宮如今僅剩散發荒涼與憂鬱的空蕩大廳。失去畫布的空畫框

懸掛或雜亂地擱置於地板上，雕塑僅剩底座，不朽的傑作盡皆出走、流放在外，往昔高貴華美的宮殿空無一物，這場疏散行動雖讓館內藏品迴避了煙硝，也讓羅浮宮在戰時成了遺跡般孤寂的廢墟（圖 6）。

佔領時期的羅浮宮

1940 年 6 月法國被佔領，受希特勒任命、負責德軍「藝術品保護部隊」（Kunstschutz）的馮·沃爾夫—梅特尼希（Franz von Wolff-Metternich, 1893-1978）進入羅浮宮。喬加在日記中憶及，當馮·沃爾夫—梅特尼希走進幾乎空無一物的羅浮宮，內部僅剩些許無法移動的大型藏品及裝飾時，仿若鬆了口氣，慶幸珍寶已撤離，免於



圖 7 1940年9月德軍馮胡許戴特元帥於羅浮宮 Fonds LAPI/Roger-Violet, n° d'image 2145-11.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117.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掠奪。他雖銜命追緝藏品，實則不忍，寧可姑息喬加等人的行動。其後，「羅森堡帝國領袖特殊行動小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 ERR）成立，當他們以兀鷹般貪婪地獵捕名聞遐邇的羅浮宮珍品時，卻僅能搜刮少量文物。這顯示了喬加等人滴水不漏的情報封鎖及秘密行動的成功。

佔領時期，具高度文化象徵意義的羅浮宮，成為德國當局急欲恢復首都正常生活的指標。1940年9月，羅浮宮在德國高階政要的見證下重新開放（圖7）。館內充斥德語標示，除指示方向外，也禁止德國士兵吸菸、接觸藏品（圖8、9）。原本僅容許德國參觀者入場，後在馮·沃爾夫—梅特尼希的呼籲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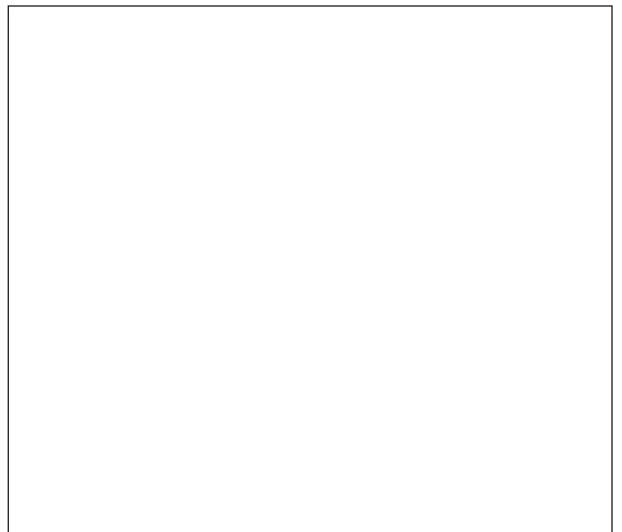


圖 8 佔領時期德文版羅浮宮導覽手冊 Exempl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mprimés, 8° V, pièce n°27610.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123.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 9 佔領時期德文版羅浮宮平面圖 Catalogue de Bunjes.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122.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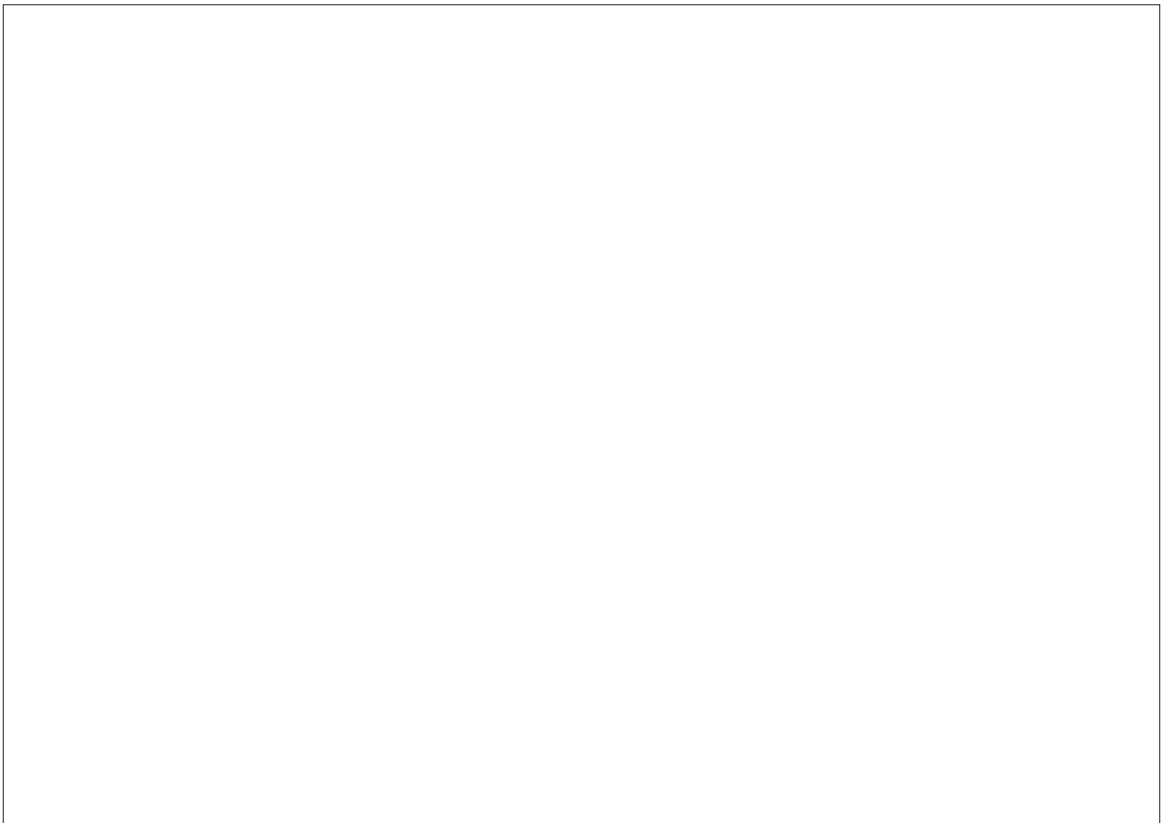


圖 10 1943 年 7 月布歇 (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 雕像佇立於國民救濟會種植的番茄植株中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s, Va mat 75a «Paris, 1er, Louvre», dossier «musée du Louvre, extérieurs». 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136.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開放予法國民眾。卻仍有德國人免費、法國人需支付 100 法郎入場費之收費落差。開放時間大幅縮限，僅能參觀些許展間，看不見早被撤離的名作，〈米洛維納斯〉僅剩鑄模展出。參觀者不多，稀疏冷清的展間與羅浮宮內外歷歷可見的戰時特殊景況：宮殿花園種滿平凡蔬菜，輕盈優美的洛可可雕塑雜揉些許詼諧的田園風光，亦掩蓋不了戰爭籠罩下的肅殺及蕭條氛圍（圖 10）。

戰後復歸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告終，飽經風霜、流亡在外的藏品開始陸續運返羅浮宮，6 月 10 日，象徵凱旋之〈薩莫瑟雷斯的勝利女神〉復位（圖 11），〈蒙娜麗莎〉幽微神秘的微笑再度攫取入館群眾的目光（圖 12、13），在城堡中隱匿多年的〈米洛維納斯〉也風光回館，重返公眾視野（圖 14）。戰後，新羅浮宮歷經翻修改造，喬加等人堅毅不拔地參與這段由撤離、遷徙、回館、現代化重整過程。戰時文物撤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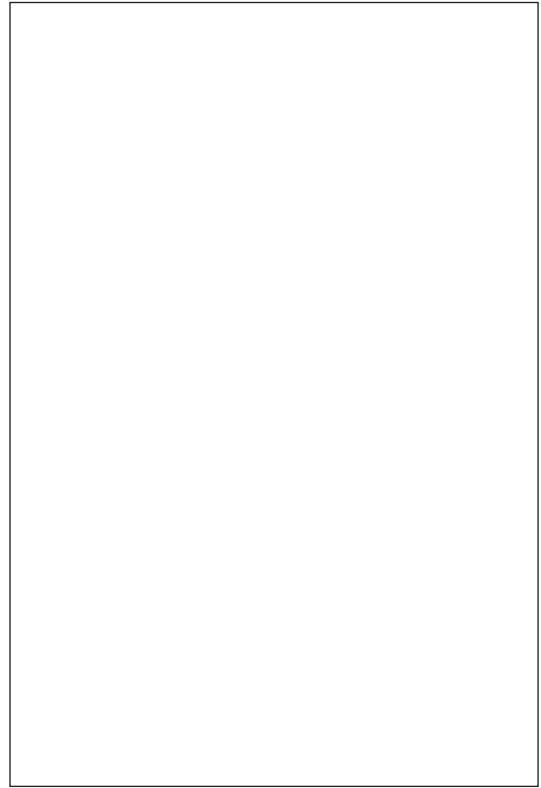


圖 11 1945 年 6 月〈薩莫瑟雷斯的勝利女神〉復位實景 Archives des Musées nationaux, R30, photo n°248。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79。（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左圖 12 1945 年 6 月〈蒙娜麗莎〉返回羅浮宮，由藝術家暨羅浮宮研究員巴贊（Germain Bazin）開箱。Archive des Musées nationaux, R30, photo n°245。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88。（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圖 13 1945 年 7 月戰爭落幕，法國觀眾爭相目睹〈蒙娜麗莎〉尊容。Fonds Aulanier, photo n°1663。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156。（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 14 1947 年〈米洛維納斯〉及觀展群眾，由法國人文主義攝影名家杜瓦諾（Robert Doisneau, 1912-1994）深入羅浮宮內部拍攝。 Fonds Aulanier, photo n°1904。取自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155。（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與遷徙的悲壯實錄增添了這段歷史的神話色彩。無論流離、資源緊縮及戰線拉長之耗損，博物館工作者、文物保存者及眾多無名協力者在這段過程為保衛文物竭盡心力，不畏險阻，直至珍品幾近全數無損而復歸。悠悠八十載已過，羅浮宮珍寶於掠奪中安然倖存，保全至今。回顧這段戰火下的文物浮生實錄，令人感受凶險、驚駭之餘，亦見證了藝術與文化的超越價值——在戰時困挫的幽暗時期，人類欲保衛歷史記憶而興起的無窮意志。

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註釋：

1. Lynn H.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54.
2. Lynn H. Nicholas,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54.

參考書目：

1. Nicholas, Lynn H. *The Rape of Europa: The Fate of Europe's Treasures i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2. Fonkenell, Guillaume dir. *Le Louvre pendant la guerre. Regards photographiques 1938-1947*. Paris: Musée du Louvre/Le Passage, 2009.
 3. Bazin, Germain. *Souvenirs de l'exode du Louvre, 1940-1945*. Paris: Somogy, 1992.
 4. Valland, Rose. *Le Front de l'art: défense des collections françaises: 1939-1945*.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7.
 5. Rayssac, Michel. *L'Exode des musées, histoire des œuvres d'art sous l'Occupation*. Paris: Payot, 2007.
 6. Azéma, Jean-Pierre, and François Bédarida. *La France des années noir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3.
 7. Bertrand Dorléac, Laurence. *L'art de la défaite: 1940-1944*.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3.
-

悅

Visual Melodies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of Paintings

傾聽畫裡的聲音

2025/04/19 - 06/22
陳列室 Galleries 202 212

耳

